法華經與世用

▲▲印尼 張進

青僑地園

人類有一最重要，也卽是一最根本的問題，便是生死問題。人類沒有生死，人類的其他問題便不存在，法華經上說：

「佛說是法華，令衆歡喜已；尋卽於是日，告於天人衆，諸法實相義，已爲汝等說，我今於中夜，當入於涅槃。」

「世尊諸子等，聞佛入涅槃；各各懷悲惱，佛滅一何速？」

人類沒有生死問題，人類便無須有歷史及文化的發展，也不須有政治及社會的演變，更不需要世界各大宗教之存在以及其流佈。人類可以和天自然一樣地，天長地久。

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，卽爲解決人類生死問題。子產說：「天道遠，人道近。」生死之道距我們太遠，可以存而不論。孔子也說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。」又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」孔子注重現實的人生，不去談論死後的問題。人既然爲人，便好好做人，人死爲鬼，然後學鬼也不遲。鬼神之道，孔子存而不論。孔子雖未深究生死之道，然他對人生之安頓却另有一看法。個人之生滅在孔子來說，並不特別重視，他重視的是現實人類社會的綿延。因此言孝講家，是孔子思想的一大部份。孟子不是也說嗎？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」人本身有生滅，在人未滅前，新生命已來臨，人之個人生滅不足惜，因爲其生命之光，並不因其生滅而歸烏有，現實生命之銜接，便是人生之不朽。

儒家雖然說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這完全注重現實人生，考其內涵，並非對死者之情狀有所分析與探討。現實人生之此心此情，便是儒家重視的人生不朽，其人生不朽，不在天堂地獄，而是在現實的人類社會。如此的學說，無須採取肉體與靈魂的二元結合。更不會去探討人死後之情狀，以及其生滅問題。「少者懷之，朋友信之，老者安之。」現實人生便有交代，個人死後的有無問題，

不是現在人類知識能力所能涉及，只好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。」安份守己，樂天知命。既爲人，有生便有死，生時好好做人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死後的下文如何，孔子視爲天命事，不再過問，孔子做人，老老實實，沒有一點虛僞。

人的生死問題，原是人類的一個重要難題。所以法華經上說：

「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」

相、性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及本末究竟等爲佛學上之十範疇，又稱十如是。相與非相，原是一對立，談相在佛學上偏空，著有或偏空，都不得佛學之要旨，因此只能說如是相。如是相是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離故無相，即故無不相，不得已强名實相。其餘九如是的道理亦一樣。佛界非性非不性，而名如是性。佛界非體非不體，而名如是體。佛界非力非不力，而名如是力。佛界非作非不作，而名如是作。佛界非因非不因，而名如是因。佛界非緣非不緣，而名如是緣。佛界非果非不果，而名如是果。佛界非報非不報，而名如是報。佛界非等非不等，而名如是本末究竟等。

人之生爲一相，人之死亦爲一相，生相與死相原爲一對立，人類常偏著生相，因此懼怕死相，爲對死相之解除，產生了死後天堂地獄之說。儒家就人生談人生，因此不談死相。佛學對生死問題，是採取不著有，亦不偏空，空有俱顯，空有雙非之如是相觀。如是相觀，是超越的，也是內在的。是出世的，也是入世的。超越與內在爲一對立，在佛學中得到統一。出世及入世也是一對立，在佛學中也得到統一。如此之統一佛學上稱爲中道觀。中道觀並非中間路線。例如我們現前一念心性，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間。非過去，非現在，非未來。非青黃赤白，非長短方圓。非香、非味、非觸、非法，覓之了不可得，而不可言其無。具造百界千如，而不可言其有。離一切緣慮分別，語言文字相，而緣慮分別，語言文字，非離此別有自性。要之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離故無相，即故無不相，不得已强名實相，實相之體，非寂非照，而復寂而恒照，照而恒寂。如此心境，天人合一，物我一如。人類的生死問題，便是天人之際，天人能合一，生死便可齊一。人類的煩惱，起自物我對立，物我有障，物我可以一如，人類社會便能呈顯和諧現象。所以法華經說：

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」佛法中有大小乘之分，小乘重自度，大乘兼度他。孟子說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」獨善其身，小乘精神；兼善天下，大乘願力。獨善兼善，大乘小乘，各得其所，不可偏廢。小乘雖然只能成就自了漢，然而小乘亦爲佛所說。衆生根性，參差不齊，因時因地，因人因物而異，小乘佛法亦有存在價值，只是隨佛法中之方便門而已。孔子因材施教，亦可說爲教育上的方便門，方便門是針對對象之程度，並非執着我方之教授水準，方法雖有異，而目的

則一。佛法中雖有大小乘，然而普度衆生的目的是一樣的。一有執着，一有偏廢，則不能深得佛法精神，佛法精神是圓融的，一貫的。

人類思想界之對立，互爲水火，便是執着太深，毫無方便。在人類思想的探討中，善惡是對立的。在理論上講，人類該有絕對的善，以及絕對的惡，可是在人類生活過程中，有沒有絕對的善以及絕對的惡呢？如有這一道線很清楚明瞭地畫出絕對的善以及絕對的惡，那麼人類生活過程便方便多了。人類便能輕易站在絕對善的一面，豈不省事？然而人類現實社會中並沒有這一道線之畫分，如說有，那是上帝及魔鬼。上帝及魔鬼不在人類現實社會中，人類社會中有善惡之分，是非之別，然而這只是程度上之差異，並非截然地分別。在程度上之差異中，固然有許多不同，在許多不同中，可以尋找出其相通處。有其相通處，方便門之運用，便顯其重要性了。

自人類歷史之整個過程言，人性是向善的，人類一代傳一代，一棒交一棒，目的無非是向善的途徑走，然而這過程中，難免有偏差，難免有錯誤。這偏差，這錯誤，完全出自人類本身之妄想與執着。試想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犧牲了多少人？流了多少血？還不是犧牲在人類本身之妄想與執着嗎？人類往往忘了歷史之教訓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犧牲的人，所流的血，又不知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多了多少倍，這是人類歷史發展所該付出的代價嗎？執着科學可以大量殺人之眞理，而又不能超脫我見。法執我執造成了人類的不幸及危機。

法華經爲佛學之大乘經典，對人類本身之執着與妄想，有其疏導及消除之功效。人類前程，只有走向和諧及協調，才是正道。這有待於更高的思想來領導人類社會，科學之眞理固然有益於人類，但科學本身是無過的，無善惡之可言。科學對人類爲禍爲福，全看運用科學的人意旨之所趨。如何導引科學眞理，使其對人類只有貢獻而無弊害，方便法門之運用甚爲重要。佛要普度衆生，對根性不同者，能採用方便法門，那麼，今日人類要邁向至善之境界，方便法門之運用，當然不能忽略。人類之前程，目標非常明確，然而手段、方法、途徑之運用，不是採用科學外，旁無他途之可尋。近數百年來，西方文化一直領導世界，經兩次大戰與最近二十多年的史實，西方文化的弊病已暴露無餘，人類個人的生死問題，可由佛學之中道觀去理解，去解脫；生死卽涅槃，煩惱卽菩提，前念着境卽煩惱，後念離境卽菩提；生死與涅槃可以相通，能够一貫，人生當下可以圓滿，這圓滿便在當下心性一念間下工夫。所以六祖說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人類由共業所導致的煩惱，便是時代問題。時代有糾紛，時代有悲劇，並非上天所給予，而是人類自作的。時代共業是由時代思想之妄想與執着所造成。執着愈深，妄想愈熾，人類的危機愈趨嚴重。有史以來，人類悲劇，時時重演，此無他，天人不合一，物我不一如，處處所知障，重重煩惱障，人與人，國與國，無法溝通，理與事無法一貫，法華經對當前時代共業，或許可提供其方便法門，疏導時代情緒，降伏共業煩惱。